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一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

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

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勲實甲兵於槖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

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勲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

廵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廵内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彞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

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

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絶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

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

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鎭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

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彛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

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已已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

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

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内外斷絶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横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

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

下更築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

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

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

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

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

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洺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内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

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

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
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
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
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
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
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
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
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

關中空虛慮歧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

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揬巴堅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于黄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

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

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

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

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内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絶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

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陜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

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强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

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
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
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
還陜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
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
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
南冦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

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絶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

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

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袵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獘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

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

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
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
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
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
挫其鋭則吾軍不振乃狥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
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

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

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别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寢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粱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别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

之百援槍大譟力戰郄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髙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

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兾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

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已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部兵攻邢

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别將
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
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
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
戸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
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
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
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愽州

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

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冦為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巵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冦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

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侄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覩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

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彞圍棗
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
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
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
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廵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
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
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守之師
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天

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
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
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彞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旣
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彞不許使荷
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彞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
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
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

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

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

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已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已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

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

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

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

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

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鎭兵皆引歸八

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

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

外加尊禮内實忌之及卒私於宫中受賀租庸使趙巖

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

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巳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彦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刼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茍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

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黄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彦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彦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

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彦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

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

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彦之

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

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

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

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

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

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
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
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
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恩信
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
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彦所殺殆
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
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

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廵按使有訛言揺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彦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

猝攻德州隷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

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

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宫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愽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

不克翌日鄜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鄜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鄜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

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鎭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

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

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内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

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

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陜同華諸鎮兵合二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

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内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

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
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
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
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
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
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
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摇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

指揮使張温將兵五百救之温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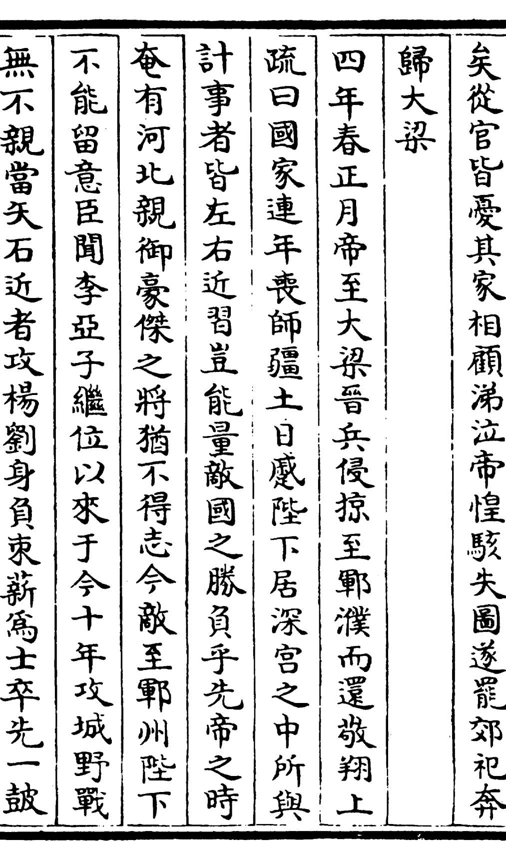
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横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

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

落鄆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

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彦之先是租庸使戸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宫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

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
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
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
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彦章將兵數萬攻楊
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彦章築壘自固決
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彦章許州人也
安彦之散卒多聚於兖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

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滕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濵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幷河東魏愽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彦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

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彦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彦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彦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彦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

是賴今彊冦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彦章曰彊冦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以謀叛聞審澄温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彦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

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儌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酉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

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懐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横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

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存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

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
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
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彦章騎兵已入濮
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
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
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
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
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

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皷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

人裝詎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氷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

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

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

草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

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

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

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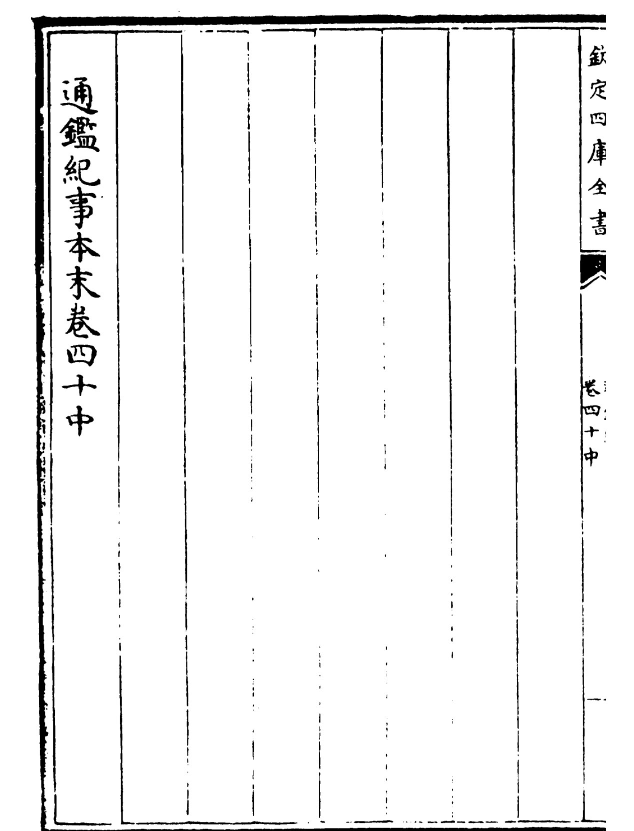
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

君立晉王衆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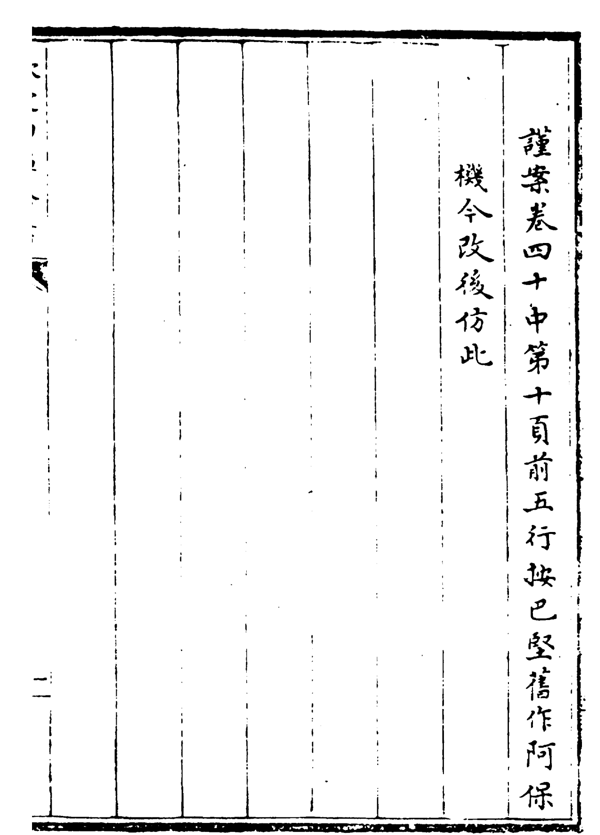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

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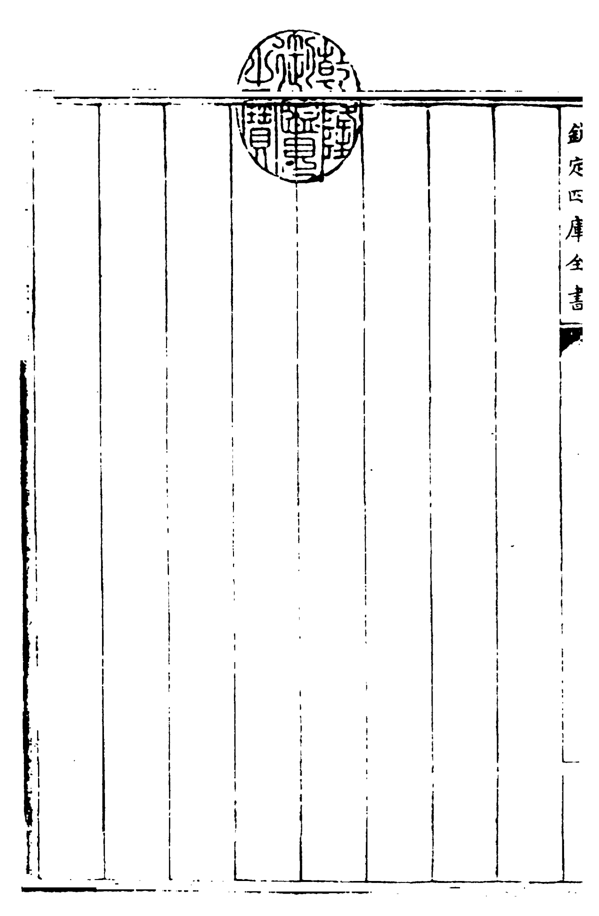
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闗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卷四十中



謹案卷四十中第十頁前五行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二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

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黄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

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内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

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晉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

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旣許藩鎭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内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

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

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劒使之攘除冦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劒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

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

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　晉王之壯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

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

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壚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

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鎭州營于東垣渡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

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鎭州城下兩不相遇鎭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于橋上鎭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鎭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内應密投縋以納晉兵

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為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旣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

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　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

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撿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

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

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彦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彦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

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

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粮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

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絶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彦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茍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彦

章詷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茍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

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絶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

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大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

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彦章所殺相與恊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彦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彦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彦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彦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詾詾恐貽國家

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彦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兖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

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内結宫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陜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彦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

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悦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税益少倉廪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氷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

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逺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晝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

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揺變生於内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虚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

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宫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彦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彦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

李嗣源自往諭之彦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彦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鄩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鄩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

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

問彦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彦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

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
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
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
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
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
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
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
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

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

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
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
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
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
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
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
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
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

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刴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踈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巳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

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大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

首來獻盡没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户蕭頃爲登州司户翰林學士劉

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起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實喇郢

博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竝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嘗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亞盧草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

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竝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丁酉梁西都留守

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

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已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

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巳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猳喙齙齒目視不

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内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瑶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

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内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内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名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宫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瑶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

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塲門兼侍中王宗黫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已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

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刄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

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内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

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恠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㫖庾凝績權判内樞密

院事凝續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部都指揮使乙亥

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别宫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内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叅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宫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内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

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内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竝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

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卽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旣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内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

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戸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戸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瑶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内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

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内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藴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宫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敎令賣刺史令録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廵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

剌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

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

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宫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詼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彦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狗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禄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

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已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

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

嚴入蜀令以馬市宫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

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彦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决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

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耻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闗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

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勲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絶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陜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

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竝叅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强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遣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

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鳯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内

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狥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

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彦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

盡力一決令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
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
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
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
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
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
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
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

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勲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

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
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
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
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
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
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
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
當舉巡屬内附茍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

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劒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宗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劒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

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

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
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
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
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
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
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劒州蜀武信節度使兼
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

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刼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仗劒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

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
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
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
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
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
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
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
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

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内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内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

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宫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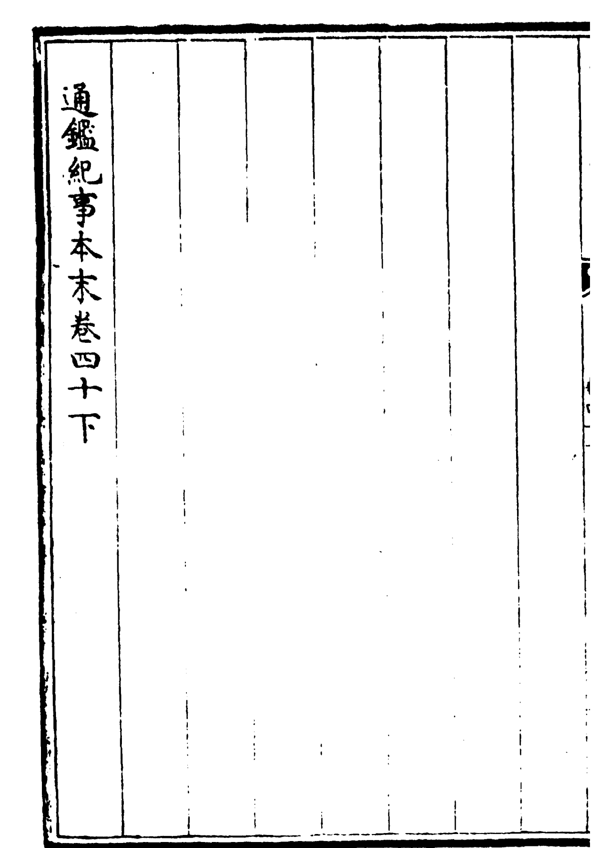
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
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
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
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
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
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
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
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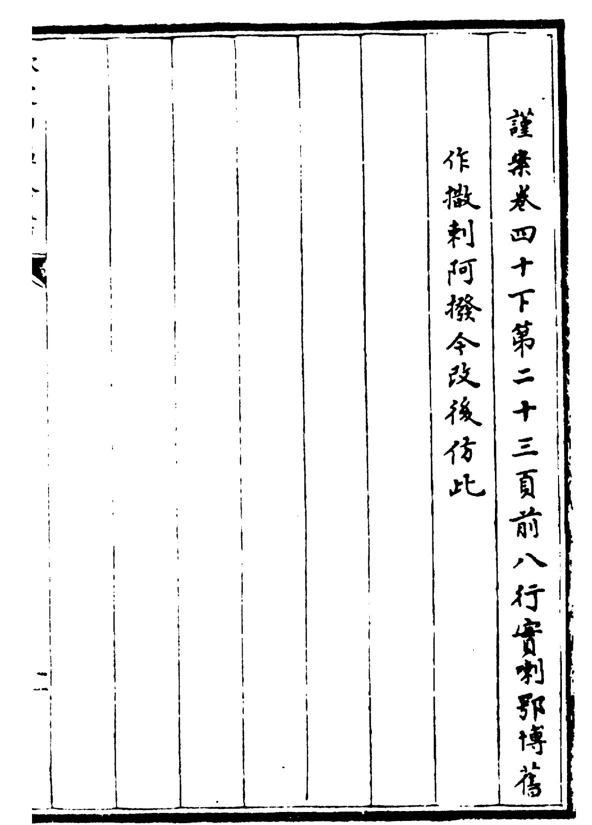
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
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
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
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
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
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
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勑往誅之勑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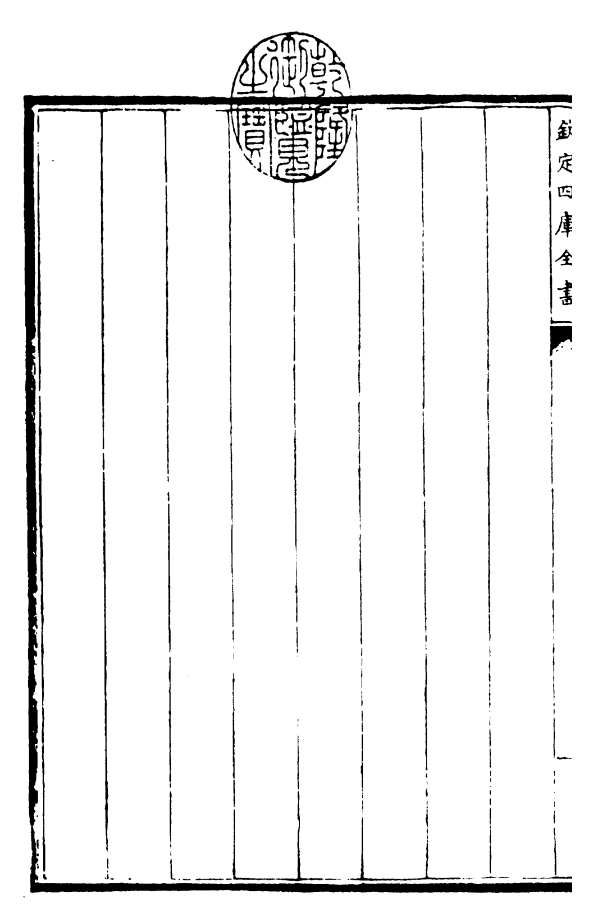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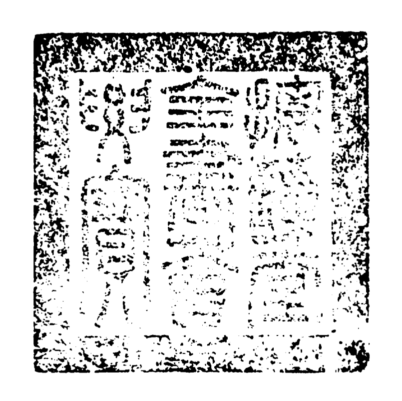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十下第二十三頁前八行賓剌鄂博舊

作撒剌阿撥今改後仿此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張　槎